



# 橡皮婚姻

Rubber  
Marriage

凌眉◎著

你的婚姻陷入“橡皮”危机了吗？

女性情感作家凌眉  
继《AA制婚姻》后  
再度掀起两性婚姻话题  
《橡皮婚姻》

砸开无爱无痛 无趣无梦的婚姻外壳  
你准备好这场“橡皮婚姻”的救援了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橡皮婚姻

Rubber  
Marriage

凌眉◎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橡皮婚姻 / 凌眉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2.6

ISBN 978-7-5125-0306-9

I. ①橡… II. ①凌…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6296 号

## 橡皮婚姻

作 者 凌 眉

责任编辑 孙进军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6 开  
16 印张 231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306-9

定 价 26.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地址: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 [橡皮婚姻]

### 名词解释:

指夫妻之间男女双方都尽职尽责，但貌合神离，无爱又无痛，无趣也无梦，法律意义上的婚壳尚在，跟离婚相比，就差一个证了。

## [橡皮婚姻]

### Test:

1. 惜字如金
2. 不再兴奋
3. 不再争吵
4. 激情消退

如若符合以上四点，则你可能正陷于“橡皮婚姻”。但就橡皮本身所具有的弹性以及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消解自身危机的特性，就足以拯救一些貌似岌岌可危的婚姻。

**现在，你准备好救援了么？**

# Rubber Marriage

## 目 录

- 第一章 直逼眼前的奸情 · 001
- 第二章 沉默中灭亡 · 017
- 第三章 红颜未老恩先断 · 032
- 第四章 女人自救手册 · 047
- 第五章 阴差阳错 · 064
- 第六章 谁心里都有过不去的坎 · 080
- 第七章 婚姻的本质 · 094
- 第八章 诱惑 · 110
- 第九章 一定有外遇 · 125
- 第十章 没有省油的灯 · 140
- 第十一章 你老公睡在我身边 · 156
- 第十二章 谁欠谁一颗心 · 171
- 第十三章 狭路相逢 · 187
- 第十四章 婚姻有病 · 203
- 第十五章 限制级后的想象空间 · 219
- 第十六章 亲爱的，我们可以不离婚 · 238

# 第一章 直逼眼前的奸情

Rubber Marriage

二楼，酒店的包间，桌上酒菜狼藉，吃下去的没多少，多半随意洒落桌面，灯光映照下，这些酒菜像一尾尾干涸的鱼，浮游无力，张着濒临绝境的嘴，期待一场甘霖。

蛋糕放在桌上，是三层雕花的，色彩搭配很好，香气淡淡，很精致很诱人，但谁也没瞟一眼，完全被遗忘。

作为今晚的主角，温嘉璐面无表情，没有半丝高兴的神色。除了喝酒，她连一个字也不肯多说。

袁晓晨坐在一侧，带着些莫名的心绪看着把酒当白开水喝的温嘉璐。今天是嘉璐二十七岁生日，她和陆惠特意过来陪她，原本是想按惯常一样，不醉不归的。但是，温嘉璐这个样子，把个生日过得跟个喜丧似的，嘴巴像瓶盖，拧也拧不开，看这架势，倒真是想一醉方休了。

她和陆惠对看一眼，知道温嘉璐一定是遇到什么事了，不然不会到这儿借酒浇愁。

袁晓晨喝得有点多，液体顺着肠胃一直向下，一会儿就憋不住了，她跟陆惠打个眼色，出去上洗手间。

这个包间离洗手间比较远，袁晓晨看着指示牌，低着头只管闯，七弯八转的转得有点头晕。

从洗手间出来，袁晓晨不由得皱眉，刚才只顾着埋头直冲，连包间号也没看，所有的包间门都差不多，她总不能一间一间地敲开来看。

总算她还没有喝糊涂，她一边走一边拿出手机给陆惠发了个短信，具体哪间房不记得，方向还是记得的。

走道里没什么人，但各个房间里隐隐传出喧闹和笑声。就这么一扇门，门一关，自有一片天。陆惠把包房号发了过来，袁晓晨拿着手机找。转了两个弯，看号都不对，前面又是一个弯，她心想：酒醉还真不该到这儿，九曲十八弯的，盘丝洞啊。

该找个服务员问问，前面隐约传来说话声，袁晓晨心里一喜，快步走过去。她刚想招呼，嘴张了张，硬生生忍住了。

她很无辜地想：其实她就想找个服务员，老天也不用跟她开这样的玩笑吧，为什么要把伊旭杰送到她面前？而且，还买一送一似的，怕她看不见，路灯就直直打在他的臂弯那儿，臂弯那儿吊着一只白生生的胳膊，白生生的胳膊属于一个穿着短袖的女人，一个二十四五岁打扮妖娆的女人。

这一幕刺激得袁晓晨的酒一下子就醒了，她有一刻的发呆，看着那边两人眉目传情，窃窃私语，神色暧昧，还不时借肢体接触表现一下亲密，她有点作呕。怀疑伊旭杰外面可能有人的想法不是没有冒出来过，想想，天下哪有一对正常夫妻半年不过一次性生活，住在一个屋檐下像陌生人一样相安无事的？

但是，没有亲眼见到的事她从不费神，她没有抓奸的兴趣和激情。伊旭杰不要，她也不想，是谁说过，一个女人和男人上床，一定是被脑子和感情支配，而不是被性欲支配。

她和伊旭杰，不论是从感情还是性欲上看，现在都特别不像夫妻。既然那样，身体的接触就可有可无了。人家做夫妻还能奔银婚金婚钻石婚，他们倒好，才五年呢，连七年之痒都没到，就提前痒了，一痒过后就再也

不痛不痒了。

她本来想睁只眼闭只眼当不知道，这世道，谁离了谁地球不转啊？解决生理问题更简单，她犯不上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伤筋动骨的。

可老天爷一定是返老还童了，又或者无聊透顶，一心想看看人间的闹剧，见她不作为，就非逼她抓一次奸不可，还把伊旭杰和那个女人直接送到她眼皮子底下，叫她想装作眼不见心不烦也不行。

袁晓晨木木的脑子在眩晕了好一会儿后，血液有点往上冲。作为一个妻子，这时候冲上前去抓住老公甩两巴掌或者甩老公的情人两巴掌，是她对自己婚姻的正当捍卫，天经地义。

袁晓晨立刻热血沸腾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可她还没举步，手机突兀响了。

铃声像根尖利的刺，一下子就戳穿了袁晓晨心里那鼓胀的气球。她捂住手机退了好几步，退到转弯处，身体靠在墙上，长长地吐了口气，跟个地下党似的。一退之后，她立马对自己鄙视了，偷情的是伊旭杰，怎么弄得好像是自己偷情一样？倒像怕他发现自己知道他在偷情似的，这是什么逻辑？

不过，她安慰自己，这里毕竟是大庭广众之下，不管是捉奸的还是被捉的，都不过是戏台上被别人观赏的对象，谁的脸上也不好看，还是回家再说。所以，这电话来得比宋江还像及时雨，一举就浇灭了她的汹涌澎湃的怒火，让她找到了清明理智。

电话是陆惠打来的，袁晓晨问道：“什么事？”

陆惠在电话那头嚷道：“上个洗手间你上到西太平洋去了？嘉璐喝多了，你赶紧来替我，我也急了！”听那声音连环炮似的，看来也是内忧外患，急不可待了。

“哦！”袁晓晨答应一声，再伸过头去看，走道里已经不见了伊旭杰和那个女人。他没有发现她，应该是进了包间该干吗干吗去了。

袁晓晨有点悻悻地看了看空空的走道，迟疑了一下，考虑是应该把他们揪出来还是去解陆惠的燃眉之急。但也只有两秒，她就在自嘲中意懒心灰，回头走了一段，抓了个服务员，叫她带自己回了包间。



温嘉璐虽然把酒当白开水喝，但酒毕竟还是酒，这么多杯下去，醉得一塌糊涂，正又哭又笑又骂人地闹成一团。

陆惠在那儿火上加油呢，说丰永文不是东西，别看平时一闷骚，这种人最容易外遇，谁知道他心里琢磨着谁呢？别是外面有人了吧？又说女人嫁人图个啥，不就是有人哄有人爱有人呵护有人怜吗？你混成这样儿了真替你悲哀，不如离了算了。

这比桌上的菜还下酒，激得温嘉璐喝得急赤白脸想杀人，叫嚣得激昂愤懑，还直喊拿酒来，好像燕赵悲歌的壮士。

袁晓晨心想，陆惠可真会把握时机，把所有人变成单身，成她惟一追求了，这会儿激温嘉璐，不是一激一个准吗？袁晓晨不由得摇头，不客气地说：“陆惠，你能换点追求吗？”

“追求？对不起，我戒了。”陆惠撇嘴斜眼看她，上下打量，“你可算来了，走路上碰见谁了呢，要这么久？别是这么一会儿整出奸情了吧？”

奸情倒是奸情，可不是她袁晓晨，她白眼，“等我退化到你那样儿差不多。”

陆惠嗤笑，内忧外患再次威逼。她把反唇相讥的话压下去，急火火地冲出去解决内急了。

袁晓晨去扶温嘉璐，从她语无伦次断断续续的骂人中，袁晓晨听出来了，这是和丰永文吵架了呢，好像吵得还很激烈，上升到摔了东西砸了家具，全武行啊！

袁晓晨苦笑，还有架可吵，说明这日子还是可以过得下去的，哪像她跟伊旭杰，不但不吵架，连话也很少说，就连奸情就在眼皮子底下，她也可以选择视而不见。光这份定力这份冷静，就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

很多时候，她也迷茫，别人婚姻生活就算平淡吧，可两口子终是两口子，床头打架床尾和，到头来还是亲亲热热地一起去菜场一起逛超市。他们怎么就过成了这样子呢？不死不活连口气儿也不喘了。

真是奇了怪了，把日子过成这样，两个人谁也不提离婚，就用一层薄薄的窗户纸死命盖着底下这堆已经腐烂发臭的躯壳，明明已经臭不可闻，

却都装着鼻子失灵，似乎想把这种不死不活的日子用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一路过到地老天荒去。

麻木，两人一样的麻木，那个家，实际上连旅馆也不如了。

袁晓晨正发呆，陆惠又一阵风儿进来了，果然比她有效率得多。温嘉璐那边已经直接趴桌子上不动弹了。陆惠看了她一眼，又看袁晓晨，“哎，先前接电话的时候我听着你声音都不对了，怎么了？”

袁晓晨随口应道：“嗯，有点不舒服，生理期！”

“噢，你个笨蛋，那你还喝酒？冷酒入胃不是自找难受吗？”陆惠随口说着，把目光投到那些空瓶子上。她正想具体量化温嘉璐到底喝了多少，突然反应过来，转头瞪她，“上周你才过生理期，你他妈一个月几次生理期啊？”

袁晓晨一想也是啊，人一倒霉喝凉水都塞牙，撒个谎还撞枪口上了。于是，她耍赖，白眼道：“我更年期行了吧？”

“你这更年期提得够前的呀！”陆惠哈哈笑，一晚上光喝酒没吃东西，她拿了碟子去挖蛋糕，“你们都没事找抽型，我早劝过你们，没事结什么婚啊？什么三年之痛，七年之痒，背道而驰，什么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相敬如冰，那都是为你们准备的。看你们俩这死样，我都替你们丢人！”

“哎，说嘉璐别捎上我，我今天表现好着呢，你看我哪点为感情烦恼了？”

“死鸭子嘴硬！”陆惠嗤之以鼻，“你那点破事我还不知道？结个婚跟守活寡似的，饥渴了吧？要不要姐姐我介绍个特别服务给你？”

袁晓晨啐道：“你才饥渴了呢！”

要不怎么说朋友是最可怕的敌人呢，她知道你的软肋，一句话下去，比一千把刀子还管用，哪里痛戳哪里，一针见血一剑封喉，简直就是小李飞刀。

陆惠哈哈大笑，塞了口蛋糕在嘴里，吃得没心没肺。

袁晓晨有时候也真羡慕她的，三个人中，就她坚持着单身，她袁晓晨都在婚姻里摸爬滚打五年了，温嘉璐少一些，也有两年了。

如今，陆惠二十有八，连个正式男朋友都没有，在别人眼里，是剩女一枚，可她日子过得多活色生香啊！每周一次美容香熏SPA，两次健身，

大半时候牵一条纯白狮毛犬装小资。不说，那条狗也真可爱，她在跑步机上跑步，那畜生就跟在一边撒欢；她在做美容，它就在一边西子捧心。一对活宝。

陆惠说了，她那只小狗可比男人有用多了，至少回家能给她屁颠屁颠地叼拖鞋，大冬天的还能给她暖脚，心情不好的时候它还知道在身边蹭蹭表示它真切的慰问和关怀。男人呢，回家给你拿拖鞋？给你暖脚？哄你安慰你？屁，那是结婚前，结婚后，说到底也就按摩棒的功能，有也不多，没有也不少，能和狗比吗？

袁晓晨虽然对她的话大部分不能苟同，不过对这番言论还是半信半疑的。现在，她男人可真是没法跟陆惠这只狗比呢，因为他连接按摩棒的功能也不能提供了。

现在，自己又亲眼看见了眼皮子底下的奸情，要是没有点表示，也对不起老天爷的这番安排。袁晓晨考虑着，表示还是不表示呢？

陆惠对付了肚子，八卦心理立刻蓬勃旺盛，直接问：“你和你男人过成那样儿，为什么不离婚？”这个问题，她问了不下八百遍，而且一直孜孜不倦想求到最真的能让她信服的答案。

袁晓晨幽怨地看她一眼，问道：“你什么时候干上太平洋的警察了？管得真宽！”

这问题她也不明白，这会儿，说不准伊旭杰和那女的都转换战场到宾馆开房去了，可她怎么就没想过离婚呢？是她还留恋这样的婚姻生活，期盼留住一点回忆，还是她已经完全麻木，像王朔笔下的橡皮人一样，没有感觉，觉得什么日子都无所谓了呢？

她正想着，手机又响了，这回是丰永文打来的。丰永文急坏了，在那边着急上火地问道：“晓晨你见着嘉璐了吗她在你那儿吗她怎么样有没有事要不要我过来接她？”

听着这段没有标点的话，对面的男人急切的语气像爆豆子似的炸得噼里啪啦。袁晓晨定了定神，说道：“今天不是她生日吗，咱们在一起呢，怎么了？”

“生……生日啊，”丰永文听到天方夜谭般地结了结舌，顿时一副恍然

大悟的语气，“我说没事怎么和我吵呢。”

显然，吵架的起源是这个木头疙瘩没记得温嘉璐生日，被她发大小姐脾气无理取闹了一回，小事演变成全武行，刀枪剑戟齐上，结果破皮伤肉伤筋动骨了。

居然为了这么个理由，难怪温嘉璐咬紧牙关死也不说，这么点小事，说不出口啊。袁晓晨有点哭笑不得。

那边听这边没动静了，又急了，特低声下气地说：“晓晨，嘉璐气坏了吧？你能不能让她接个电话，我是真没想起来，我补偿还不行吗？”

袁晓晨笑了笑，说道：“没事儿，就是喝得有点多，一会儿我和陆惠送她回来，你别担心！”

“那太谢谢你了！”丰永文放下心头大石的语气，连在电话这头的袁晓晨都听出丰永文点头哈腰的谄媚了。

挂了电话，袁晓晨看一眼醉得人事不知的温嘉璐，耸耸肩，分明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嘛，有时候，她都不知道该羡慕还是该嫉妒。能够被一个男人这样重视着，就算没记得生日又怎么样？就算不太解风情又怎么样？就算有点木又怎么样？

她和伊旭杰，上一次争吵好像是八辈子前的事，拿挖掘机都挖不出什么印象来了。才五年时间，婚姻真是爱情的坟墓，想当初，他们也是打着爱情的旗号领了经营许可证才开起夫妻店的，现在倒好，陆惠用的那些成语，除了七年之痒在时间计算上不太精确应该改成五年之痒外，都占全了。

陆惠在一边撇嘴，“又做好人了不是？要送你送啊，我不送，你没看到嘉璐气得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吗？我们要趁她酒醉把她送回去了，明天她酒醒了，还不得跟我动刀子啊？”

“人家夫妻吵吵架，你就一门心思想把她发展成单身啊？唯恐天下不乱是吧？”

“单身有什么不好，单身挺好啊！”

袁晓晨白她一眼，“我去埋单，你把她弄上车去！”

等袁晓晨埋了单走出酒店，陆惠那边刚把温嘉璐塞进出租车。看她过来，陆惠踮起脚就钻前面副驾了。袁晓晨笑骂道：“德行！”袁晓晨钻进后座，

看温嘉璐酒气冲天东倒西歪的样子，扶她在后座靠好。

把温嘉璐送到家，丰永文打开门扶进去，嘘寒问暖的像伺候女皇，一脸紧张。温嘉璐还真有性格，忍了一晚上，的士那样晃着也没吐，临到家了，一张口，全吐丰永文身上了。

丰永文被吐了一身，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忙着给她打水漱口，扶她到沙发上坐下才来收拾自个儿。

陆惠忍不住地笑，觉得这脖子一伸一吐之间，是温嘉璐最美的语言，就这表现挺有前途的，不枉灌醉她一场。

袁晓晨心中却涌起阵阵莫名的伤感。

从温嘉璐和丰永文身上，她几乎看到几年前的自己和伊旭杰，那时候，他们的爱情跟糖里调蜜似的，任她耍赖撒娇，他都是宠溺的，包容的。而她，也觉得全天下的男人再也没有比他更好的了。两人上班一起出门，下班差不多同时回来，其间十来个短信，好几个电话，总是有那么多话好说，总是有那么多心好谈。现在想起来，恍如隔世。

不光她觉得那些如梦如幻一点也不真实，就算伊旭杰，应该也是这样想着的。

从温嘉璐家里出来，陆惠狗鼻子一样灵敏的八卦细胞又活跃起来，上下打量袁晓晨好几眼。袁晓晨知道她没好话，也挺直接，“有话就说有那啥快放！”

陆惠嘿嘿一笑，挺遗憾地道：“我本来以为他们能整点激烈的，没想到就一寻常吵架，真没劲！”

“你是不是人啊？你平时没心没肺也就算了，现在还嫌戏不够烈，满足不了你的私欲是吧？”

陆惠撇撇嘴，不屑地道：“就他俩能整出点什么？还不是吵吵合合的游戏，他们不麻烦，我听着都觉得腻味了。哎，晓晨，我倒是觉得，你们该整点什么出来才正常。真这么过下去，跟个活死人似的。你们不是才结婚五年，怎么整得跟结了十年二十年似的？你可才二十九岁啊，好多这年龄的连个男朋友都没有呢，你就这样埋葬自己，甘心不甘心啊？”

又哪壶不开提哪壶了，袁晓晨就知道她开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是特意把矛头往她身上引啊，她脚下不停，哼道：“挖吧，你就使劲挖！”

恰好这时小区有一对老人在散步，互相搀扶着，场面温馨而感人，这简直就是活教材。陆惠立刻不负众望地指着他们，道：“你看看，人家就算半路夫妻，至少也二十年了吧？搞不好人家还是元配，白头到老了都，这多恩爱呀！你和伊旭杰才五年时间，就整得没情没欲没活人气了。晓晨，你不是准备这么过一辈子吧？”

袁晓晨此刻觉得头大如斗，遇上个损友倒没什么，可如果这损友不但嘴损人还特八卦，连你一个月上了几次床什么体位什么时候GC都能挖得一清二楚，这才是人生的悲剧。更何况，她喝了不少酒，在酒楼里又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现在心里还堵着一只苍蝇，准备回家动手术，还没决定是大动还是小动呢，哪有心情说话。

还好，陆惠嘴快，她脚下也不慢，到了小区门口，立刻拦下一辆的士。等她回头的时候，已经笑得春风满面跟去赴宴似的，声音也特别婉转，“咱俩不同路，你先走还是我先走？”

陆惠一听，立马闭嘴。

什么不同路，大段路是同着的呢。表面上她在问谁先走，实际上是问要不要分道扬镳从此绝交。陆惠八卦是八卦了一点，但脑子转得飞快，立刻堆起满脸的笑，像上门的推销员似的，特温柔特体贴地道：“你先走，当然你先走。不过，如果你要捎上我，我也是感激不尽欢喜无限的。”

袁晓晨心情虽然郁闷了点，但看陆惠变脸跟变天似的，脸绷了绷没绷住，扑哧一声，彻底破功，笑骂道：“还杵这儿等下一辆呢，上车吧！”

陆惠屁颠屁颠地上了车，知道刚才自己八卦过头触到袁晓晨的底线了，于是将功补过道：“晓晨，虽说这人都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但一龙生九子，还子子不一样呢，咱们也不能要求这个世界很完美是不是？所以，李白大人说过，人生得意须尽欢，今朝有酒今朝醉。别把什么事儿都放心里磨来磨去，你就是把一七窍玲珑心给磨成了鹅卵石也没谁知道。我看你和嘉璐都喜欢穷折腾，犯得着吗？别看我没结过婚，其实我也是挺有心得的。依我看，处理这些事，最好的办法是三不原则！”

袁晓晨听她瞎扯，好笑地道：“哪三不原则？”

“不理睬，不多想，不受伤！”陆惠边说边掰手指头，以示她的郑重其事和数目精准。

袁晓晨瞟她一眼，笑了笑，没说话。其实，这三不原则，她不一直和伊旭杰贯彻实施来着吗？把个婚姻生活硬是给三不得不像样儿了。

如果在经历了眼皮子底下的奸情之后，她还不理睬，不多想，不受伤，那可能吗？除非她的心真的磨成了鹅卵石。

的士把陆惠在半路上抛下来，车里一下子变得非常安静，像一片真空地段，连呼吸声也轻不可闻。

袁晓晨靠在后座上，闭上眼睛，她的心里乱得很。有些时候，有些伤，真的只能自己细细体会，那些痛到极致的东西，那些伤到极处的东西，如果语言能够表达出来，也不算什么了。可正因为语言无法表达，她就只能自己消化。

但现在，已经不是暗夜里的孤枕难眠，也不是背人处的黯然神伤。她亲眼看到伊旭杰带着一个女人在酒楼里直奔一个包间，不管后面的故事是裸裎相对、激情似火、高潮迭起，还是云淡风轻、天下太平、无疾而终，但那亲密相挽的手不是假的，那温情凝视的眸不是假的，那轻言浅笑的表情不是假的。在这些真的东西里面，总有一半的真情在。

她做不出当着满酒楼客人的面捉奸这回事，但至少，关起门来也应该表示一下自己作为主权人的维权态度吧？

从一个小区到另一个小区，其实也就几十分钟，袁晓晨却觉得仿佛过去了一个世纪，多么漫长的时间啊，可又是多么短暂的时间啊。漫长到她觉得度秒如年，却又短暂到连怎么应对都没想好。

站在楼下仰望，属于她的十二楼的那扇窗子漆黑一片，像无边的夜色，然而，夜色漆黑之后就是黎明，而那扇窗子呢？也许一直死气沉沉，永远迎不来黎明时温暖的曙光。

伊旭杰还没回来。

她该想到的，他怎么会回来得这么早？

其实平时，她也确实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两人一天说不上一句话，

饭桌上或者会有简短的问答，但也多是单音节的词，比如：哦，嗯，噢，好之类。然后，她看电视，他上网，或者他玩游戏，她看杂志。总之，没有交集。

在楼下踟躅了一会儿，袁晓晨越发感觉那扇黑暗的窗子醒目，何止醒目，简直触目惊心。她越来越不愿回家了，周围的窗子里都透出温暖的光、居家的光，像地方包围中央似的，只有那扇窗子，在周围的温暖映照下，在周围的灯光凸显下，显得比沉沉暗夜还黑，比冰封雪谷还冷。

袁晓晨皱了皱眉，不自觉抱住了肩。其实，他们该有个孩子的，三年前，她甚至已经怀上了，但是，因为一件事，两人激烈地争吵，各自口不择言上升到人身攻击。不知道她说了一句什么，伊旭杰在狂怒之下打了她一巴掌。她痛到麻木的脸上一片震惊，然后是铺天盖地的绝望，觉得自己美好的人生一下子坍塌了，在悲愤中，她跑出门去。结果，她宽大的睡裙绊到了脚，一个前扑，摔倒在门外，随着锥心刺骨的痛楚，她感觉到温热的液体从她的身体里剥离。

回过神来的伊旭杰疯了样抱着浑身是血的她冲进医院，可是什么也没有挽回。

等她醒来，只看到脸色苍白、胡子拉碴、双眼布满血丝的伊旭杰。她当时也绝望了，躺在床上两天不吃不喝，任眼泪打湿枕头。

如果那个孩子还在，现在应该两岁多了，正是刚学会直立行走能走能跑的时候。

如果这个孩子在，他会用稚嫩的声音叫爸爸妈妈，会用粉嫩的小手来抚平爸妈之间的那道裂隙，那扇窗子后面也许不是这样冰冷黑暗。

失去这个孩子，她恨过他，他也恨过她吧？然后，恨也好怨也好，都被时间磨平，到最后，连个棱角也没有了。

这就是为什么看到伊旭杰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她还能控制着自己没有马上跳出去，甚至还能回来继续陪着温嘉璐喝酒的原因。

事出突然，她实在无法在短时间内调整心中的想法，就像一个坐久了双腿麻木的人，脚上突然扎了一根刺，却一时感觉不到痛一样。

袁晓晨深深吸了口气，定了定神，她不是这房间的过客，而是房子的主人，现在，痛感已经浮了上来，她得想想是挑出那根刺，还是砍掉那双



脚的时候。

从电梯里出来，摸着包里的钥匙，那金属物体冰凉，一如她的心。

其实，她以为她对伊旭杰再无所求了，所以，婚姻到这个地步，半死不活也好，不死不活也好，她都不想说些什么，用一种可怕的习惯来习惯一切。可伊旭杰没有让她这么好过，他带着个女人招摇过市，让她已经无爱无恨的心底突然死灰复燃死海翻波，像给濒临死亡的婚姻打了一针强心剂。

其实，这么说的确是不对的，强心剂倒的确是强心剂，伊旭杰其实并不张扬，更没有招摇过市。只是他没有强大到未卜先知的地步，没有想到早已经像陌生人的夫妻在这个时候突然心有灵犀有了惊人的一致，都看中了同一家酒店，而且巧合地同时出现在那里。

强心剂是伊旭杰打的，但是，就像一个只想仰头欣赏苹果的人突然被一只自然成熟的苹果横空掉下砸中一样，完全是意料之外的，没有预谋的。

至于这一针打过，他们的婚姻是加速死亡还是得到救赎，只有天知道。

打开门，一如既往的冷清。

袁晓晨把自己陷进沙发里，用手支了额，如果没有这一番遇见，一切相安无事。他们还是该上班上班，该回家回家，还是一天说不上一句话，把这种麻木的日子持续下去。

但现在，她没办法装作无事。

灯没开，手机屏幕的微光显示，已经十一点了。

这个时段，夜色笼罩，人们想干点什么非常方便，而且那么多的酒店和宾馆都会提供这样的便利。伊旭杰这时候和那个女人在干什么呢？

这样想的时候，袁晓晨的心里有点刺痛，她叫自己不要想，可人的思想真是那个很奇怪的东西，越是不愿意想的，就越是挪不开，反倒翻江倒海添油加醋添砖加瓦地想。

以为不在乎的，原来还在乎，只是被平淡的生活裹上了一层坚硬的壳，那一幕像一把刀，割开了一层层外壳，抽丝剥茧后，发现心底深处原来还有一份在乎，这让袁晓晨不知道该庆幸还是该苦笑。

睡意全无，空荡荡的客厅里，只有她一个人细细的呼吸，安静得像古